

编者按:

丙午马年,正踏春而来。本报文化副刊围绕“寻味·本土年韵”“守望·异地年情”发起的“骐骥一跃·湘湖春晓”新春征文活动现已收到百余篇来稿,后期将陆续推出,与读者共享。征文尚在进行中,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,共叙年禧。投稿邮箱:xsbnqny123@qq.com

骐骥一跃·湘湖春晓

新春征文选登

千岛湖农家年味

文/项友炜

在举家团圆、走亲访友的春节里,几乎所有活动都与吃密不可分。时下,城里人春节的吃,讲起了新时尚,吃年夜饭,多半从家里转到饭店。有的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就在心仪的饭店订下春节的家宴酒席。此举自然省心省事又方便,而且在体面。

但我总觉得,一大家子人在家这个“小天地”里,两三代人相互帮衬做饭菜,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,品尝自己做的饭菜,互敬美酒,氛围比饭店好得多。

说到春节的吃,我特别迷恋和欣赏故乡至今还保留的那些传统的习俗。

我的故乡在一湖千岛的浙西淳安乡下。上初中那些年,我每年都在家里过年。参军和复员在异地,我每隔几年都要回去尝尝家乡的年味。1958年春,因建设新安江水电站需要,我的村第一次迁移至本县的郭村乡上胡宅村。1967年夏,又第二次迁移至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立新村。我儿时同学余来富家等五六户移民没有走,一直定居在上胡宅村。2012年春节前夕,我应余来富之邀请,到他家过年。踏入该村,只见原先众多的老屋变成了一排排新房,河上的木板桥变成了可通汽车的水泥桥,河边那棵标志性的杨柳树仍然常青不老,环绕房前屋后的小水渠流淌着清澈的河水,几位孩提时的同学都成了

爷爷奶奶。离开故乡40多年,有太多的变化,但不变的是乡愁,更有那农家过年的浓浓年味。

这次回到故里,刚到村头,就传来猪的惨叫声。一打听,原来是余来富家在杀年猪。那天中午,老同学用新鲜红烧肉、农家菜和米酒招待我一家人。我知道,农村自养猪的饲料,除了剩菜剩饭之外,还有玉米、大麦、红薯藤、蔬菜、野菜等。小猪大约养十个月,生猪体重控制在一百五十多斤,因而猪肉肥瘦适中,肉质鲜美。于是,我一连吃了好几块肉哩!

按昔日淳安农家的传统习俗,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之前,家家都要杀完猪、宰完鸡鸭羊。这种习俗即使在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未中断过。那时,我们家乡粮食年年丰收,没有饿肚皮。在整个春节期间,家人的“吃”,都围绕着“猪”做文章:猪血做血豆腐;猪肠子切成小圈圈,和米浆、干萝卜叶、辣椒粉、豆腐等食材一起煮羹;猪头、猪尾巴供奉老祖宗,之后当下酒菜;猪腿和肋条肉做腊肉,留到来年农忙时慢慢吃;猪油用作平日炒菜或下面吃。未养猪的孤寡老人等困难户,一般由亲戚或邻居送上几斤鲜肉,供其过年。

每到腊月,家家户户都做米糕、芝麻糖。那家做了,亲友都来帮忙切糖。

切好的糖片放入瓮头里封存,随吃随取随封口。

家乡最有特色的是做米糕。馅心有萝卜丝拌肉、腌菜豆腐、芝麻等。米糕形如半月亮。此外,包粽子,炒花生、葵花籽和小核桃,这些都是春节家家户必备有的。还有,自制米酒,从地窖取出甘蔗,从米糠里取出野生柿子等供节日享用。至今我还记得,小时候,过节那几天,口袋里总是鼓鼓的,装满糖果。有时还用这些食物当作与小朋友玩游戏的赠品哩!

如今,在淳安乡下过年还有跳竹马、唱山脚戏的习俗。身穿古装的跳马人,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扬鞭跃马,走村串户,男女老少围观左右,好不热闹!竹马跳到那家门口,主人都要给予赏物——花生、糖果之类的。从春节到元宵,有条件的村庄还在祠堂内搭起临时舞台,由业余戏班子演“打渔杀家”“穆桂英挂帅”等折子戏。说来也不怕难为情,那时我还曾经当过小演员哩!

以秀水闻名于世的千岛湖,现在已成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旅游休闲胜地。春节若要到此游玩,芹川、上胡宅、龙门山等村是最值得走一走,看一看的。倘若能到农家吃顿年夜饭,看看跳竹马,听听“山脚戏”,欣赏星罗棋布的仙岛风光,那一定十分惬意、舒心,说不准还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哩!

冬日重现

文/周展宇

年关将近,街上熙熙攘攘,利来利往。

我还记得十几年前这里的样子。那个时候,这里是整个萧山最繁华的地方。

餐馆,超市,新华书店,还有当时唯一一家商业综合体,恒隆广场。

即便如此,在同样的时间,我们只能看到日复一日的灰色天空,空空荡荡的街头,仅有的路人行色匆匆。

说来也奇怪,那反倒是我喜欢的日子。

大概是因为寒假时间短,大人们又任务繁重,我既不用上补习班,又可以享受自己觅食的快乐。

永久路上的几家小店总是开着。

衢记鸭头,还有德庄火锅。

冬天是吃火锅的好季节。

德庄火锅,自我记事起就开在这里,可惜前几年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其他原因,搬离了此地。

走进火锅店,顺着老式的红色扶梯向上,火锅带来的热浪扑面而来,入目是覆盖着厚重玻璃的桌面,以及满头大汗的人们。

墙上有一张让我印象深刻的老照片,那是德庄的千人火锅。

等待火锅开的时间是最煎熬的,感受着腹中的饥饿感,看着雪白的冻豆

腐,颤动的火腿肠,那个时候应该还能确保原切的牛肉卷在锅边汇聚。

窗外,淡淡的雨雾遮蔽了视线,对角装饰着老式蓝色玻璃的大楼紧锁门窗,满是锈迹的空调外机在风中晃动,偶尔传来不堪重负般的呻吟声。

食材的味道已经记不清了,但是那焦急等待的心情,历久弥新。

衢记鸭头则是另一种风格。

二十一世纪初小店特色的大落地窗,明黄色的灯光,大理石纹路的瓷砖地板,以及工厂食堂样式的餐桌。

进门右手就是自选食材台,荤素皆有,还有年糕、粉丝、泡面自选主食,每人一个老式的不锈钢饭盆,最后称重计价。

当然了,既然叫作鸭头,这个特色美食当然是少不了的,不过我从小欣赏不来这样的食物,往往只是看着我父母大快朵颐。

倒也不想尝试就是了。

煲端上来的时候,汤汁仍在沸腾。

我不吃猪肉,所以盆中多以素食为主,腐皮,油豆腐,嫩豆腐,豆芽,土豆,包菜……

还有我最喜欢的龙口粉丝。

很难形容那种拨开粉丝,看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出现在其下的感觉,你可以选择先吃自己想吃的,也可以选择将最期待品尝的留在最后,获得最强烈的延迟满足。



吃完出门,享受着令人满足的寂静。

陈旧还带着未撕去小广告的铁皮卷帘门在寒风中猎猎作响,一些被随手放在店铺门口的报纸被风儿撕扯着,打着卷儿从我脚边掠过。

卷帘门上贴着字迹模糊不清的手写告示,大意回家过年,闭店至大年十五。

那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场景了。

如今,永久路上的奶茶店,零食店,小餐馆琳琅满目,即便临近春节,也是人声鼎沸。

现代化的装修,循环播放的流行音乐,明亮的灯光,外接接单的声音。

拥挤嘈杂环境当中,衢记鸭头老式的落地窗静静地立在那里。

宛若冬日重现。

年的始终

文/田何兴

快过年了,说说年的事。

应该说,年是从“水”开始的。

我记得,那时的腊月匆匆走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,她的步子便变得缓慢。时间是慢下来了,但水桶、扫把、笤帚、一双双女人的手就开始忙个不停。衣服、床单、被褥、灶具、门窗、玻璃窗、屋子、院落,这些落满了污垢和尘埃的物件或被清水洗涤,或被新件代替。一个人、一间房子、一座院子、一个村庄在焕然一新中等待年的检阅。过年,母亲算是最辛苦的了,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为过年忙碌的情景,如今,母亲年纪大了,但仍为过年忙碌着,等待着儿孙们回家过年……

年尚未来临,年将要来临。而此时的年,依旧那样缓慢,在孩子的指尖间掐着、数着、算着……我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,等待着过年,急盼着过年,希望早点过年,那时流传着:过年吃一餐(年夜饭),穿一身(新衣服),拿红包(压岁钱),因此,家家的孩子都盼早过年。那时,经济条件差,物资缺乏,老人们说,过年过难!如今,生活富裕,而年味却淡了,因为,百姓平常生活也和过年一样丰富。

过年,在男人的钱包里计算着、计划着、记忆着……在女人的脚步里忙碌着、采购着、制作着、等待着……这一点我和妻子都有深刻体会,当所有的年货堆放整齐的时候,年已经跟着零星的鞭炮声溜进来了,弥散着欢歌与笑语,弥散着看不见的酒香,弥散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亲情与友情,因为,兄弟、姐妹、儿子、儿媳妇和孙子都回家了……

年是一种色彩,躲藏在大红大紫里。一帧小小的窗花,贴在年的脸上,包罗了世间万象。十二生肖千姿百态,狮子滚绣球惟妙惟肖,一颗白菜象征五福百财,一朵花,一条鱼,看似简单,却涵盖了人们对年的祝福,对年的祈求,对年的渴望。年被人们贴在门上。一副红色的春联: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。这恐怕是最早贴在门上的春联了。在老家过年,我每年都要贴春联和福字,尤其是和孙子一起贴春联,我特别喜悦。天南地北,家家都一样,多少在外的人不管白天黑夜,马不停蹄地赶着回家,就是奔着这副对联去的,生怕自己被“贴”在年的这一边。年也被人们挂在门上。那一盏灯火,徐徐升起的时候,年便开始照亮那些赶路的人,照亮只是一个瞬间,赶路的人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、温情、温顺、感动甚至感叹,感叹哪一点灯火属于自己? 灯火悄无声息,年却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正式炸响。

年不等人。年更是一种氛围,可与天比高,可与地比厚。一年中没有比年更大的节日了。只有年,在一年中享有这种大气磅礴的氛围。春满乾坤福满门,仅仅这一句,就将年提升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。一年当中,藏在民俗里的很多节日我们都要过的,但叫法不一。比如端午、中秋,去亲朋好友家,叫“追节”,有追赶之意,即用腿走。到了年的节日,不叫“追年”,叫“拜年”,拜即跪拜。这一拜,就拜出一种高度,拜出一种传承,拜出一种文化。旧时,锣鼓在年的氛围里奔跑,二胡在年的时间里敲响,戏文在年的昼夜里唱响,在我老家,请戏班子演戏,演的是越剧和绍剧,过大年,看大戏,如今,欢快的广场舞曲在年的地面上……从乡村到城市,到处回响着“过年好”的声音。这样的一个声音延续了多少代,走过了多少年,连年自己恐怕也记不清了。年就这样被我记着、捧着、拜着,一代一代地过着。

腊月二十三,洒扫除尘,送灶神。这一天,全家要和和睦睦,喜气洋洋。这一天,家里的女主人会肃穆地站在打扫干净的灶前,摆上祭品,焚上香火,女主人嘴里念念有词: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。”腊月三十,上坟烧纸,请先人,贴门神,贴春联,过大年。正月初一,敲锣鼓,放爆竹,赶着牛羊迎喜神。初二、三,不出门。初四日,接神日。初五,叫“破五”,初五之后才能走亲访友。初七,称“人七”,即人齐之意,走亲访友的人要回到自己的家里,这一天要吃“拉魂面”,怕走亲访友之人将自己的魂魄留在了亲友家。初九,就“上九”,玉皇大帝的生日,这一天,各村各乡的狮子、高跷、旱船便可出游,在本村本社为玉皇大帝过生日。正月十五,元宵节,除吃元宵、挂红灯外,社火大出游。元宵节可谓将年的氛围推向第二个高潮,但元宵节后,年并没有过完。到了正月二十三,叫“燎干”,即“燎”百了。燎去一切晦气,从头再来。这是旧时年的习俗,如今,随着时代的变迁,年的习俗随之在变,变得具有时代性……

年,开始于水。水,洗涤了生命,滋润了生命,又给了生命新的起点与呵护。年,结束于火。火,红红火火,一切希望的开始。夜色中,被农人扬起的火花像麦子,像荞麦,像胡麻,像农人们希望的一切粮食,那样生机勃勃,那样精神饱满。因为年的后面走来的就是春天。

年是旧年的总结,也是新年的开始。我想,这就是年的始终吧……